

一九四四年，一个美国记者眼中的延安



Wenhui Book Review since 1985



# 文匯 讀書週報

文匯

第 1708 号 本期八版 2018 年 4 月 9 日 星期一

## 阅读前沿

余佐赞——中华书局一百多年的兼并小史  
陈尚君——唐文治谈古文作法  
陈思和——记沈善增  
王萍——开卷可闲读，无用为大用

## 每周一书



### 《南北战争三百年》

李硕著  
世纪文景公司  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 
定价：59 元

中国古代的战争究竟怎么打？史书记载得往往不是那么详细，该书试图弥补正史、古籍中的这些缺陷，意图通过一部军事史的写作，再度诠释魏晋南北朝的战争历程。

作者对各种史料进行分析与整理，从散落史书各处的战争叙述中寻找线索，借助最新的史学研究成果，为读者描绘出了魏晋南北朝各场重大战役的细节，展现出丰富、生动的历史原貌。同时，该书对骑兵和步兵的作战模式和战术演变作了详细的论述，对战争中如地理、季节、财政等因素对战事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具体讨论。

## 怀念冯至

陈漱渝



青年冯至在德国海德堡（一九三〇年）



冯至晚年在家中（一九九〇年）

（本版图片由冯至先生之女冯姚平女士提供）

下图：冯至《十四行集》初版本，1942年由桂林明日社出版。

右下图：冯至十四行诗《深夜又是深山》手迹



戊戌新春，琐事蜗集，又有还不清楚的文债。但我仍然想写缅怀冯至先生的文字，先把一些看来更为紧迫的事情扔到一边。产生这种写作冲动有两个原因：原因之一是收到了一本《秋风怀故人——冯至百年诞辰纪念集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，因为收到快递时信封上的“详情单”已脱落，因此不知是哪位好心人为什么在此时会给我寄来这样一本书。书中收录了56篇缅怀冯至先生的文章，感情真挚，文笔隽永。我并非冯至先生的亲属同事，也不是他的亲炙弟子，编者没有向我组稿是很自然的。但因为我跟冯先生也有过接触的机缘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原因之二是几乎在收到这本书的同时，我又收到了上海寄来的一本文学刊物，其中刊登了一位资深编辑的文章，说有一位大学者一提到冯先生就摇头，说：“风派！”我佩服这位大学者的渊博，但对他这种恃才傲物，轻易臧否人物的做法很不以为然，说得更为直白一点，就是极其反感，因此更愿意谈谈我心目中的冯至先生。

### “为中国人民做了一件好事”

在中国文学界和学术界，冯至先生是一个地位显赫的领军人

物，因此他先后在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执教，曾担任北京大学西语系主任，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，《世界文学》杂志主编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。虽然职务和头衔并不能完全跟真才实学画上等号，但在北京大学、中国社科院这类人才多于过江之鲫的单位，没有一些学术实力恐怕也是服不了众，压不住阵的。

然而，冯至先生却特别谦虚。冯先生是国内屈指可数的歌德研究专家，他的论文《论歌德》代表了我国歌德研究的最高水准，曾荣获德国颁发的歌德奖章。但他却表示并没有真懂歌德，因为他没有深入研究过歌德关于自然科学的论著。他的《杜甫传》在中国古典文学界有口皆碑，因为他写的是一个活脱脱的唐人杜甫，而没有将杜甫现代化或政治化。因此，毛泽东当众夸奖冯至“为中国人民做了一件好事”。但冯先生却表示“工力此生多浪费，何曾一语创新声”，并不自诩为前卫先锋学者。鲁迅称赞冯至是“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”，朱自清肯定他的“叙事诗堪称独步”，但他却说沉钟社的作家群中，罗石君的诗写得比他好。冯至先生一生都处在不断反思、不断自我否定的过程中，从不欺世盗名，把自己打扮成完人。直至晚年，他还在为他曾经写过批判艾青的文章而内疚，虽

然在当时的情况下，他的这篇《论艾青的诗》已属相当温和，并没有那种致人死地的火药味。

在冯至先生面前，无论是学识，还是年龄，我都是晚辈。1941年，当他僻居在云南昆明附近的一座山里，观行云、沐山泉、听松涛、闻松香，创作《十四行诗》的时候，我刚刚在重庆的歌乐山呱呱坠地。据说冯先生很不希望有些人去打搅他，但当我去敲北京建国门永安南里8楼203室他的房门，或是拨打当时只有六位数的“502695”的私宅电话时，他的态度都是热情的。这跟我的个人因素毫无关联，唯一的原因是我当时正在研究鲁迅，并供职于新成立的鲁迅研究室，而冯先生是一个发自内心尊崇鲁迅的人。

### 鲁迅对冯至的影响

在中国现代文坛，最初影响冯至先生的应该是创造社元老之一的郁达夫。18岁的冯至先生曾在北京大学的课堂上听过郁达夫讲统计学，并为郁达夫的《沉沦》《采石矶》等名篇所倾倒。通过郁达夫的引荐，沉钟社成员陈翔鹤在1923年下半年拜访了鲁迅。再通过陈翔鹤、陈炜谟的关系，冯至也接触了鲁迅。冯至有一个同学叫戴昌霖，是鲁迅在教育部同事戴螺龄的儿子，他也向冯至介绍了鲁迅

的情况。不过，鲁迅对冯至的影响主要还是来自他的作品和讲课。

冯先生告诉我，鲁迅最早对他产生影响的作品是1919年冬天在《晨报副刊》发表的《一件小事》，作品中那个满身尘土的人力车夫形象曾使他感动得流下热泪。1924年暑假之后，他又在北京大学旁听了鲁迅讲授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。这门课其实并非专讲中国古典小说，而是旁及了日本学者厨川白村的文艺理论著作《苦闷的象征》，讲的是“广义的象征主义”。鲁迅《野草》中有一篇散文诗《一觉》，其中追忆了两三年前有“一个并不熟识的青年”到北京大学教员预备室赠给他《浅草》杂志的情景，并对浅草社、沉钟社的成员寄予了殷切期望：“是的，青年的魂灵屹立在我眼前，他们已经粗暴了，或者将要粗暴了，然而我爱这些流血和隐痛的魂灵，因为他使我觉得是在人间，是在人间活着。”文中提及的这个“并不熟识的青年”指的就是冯至先生。鲁迅还曾把一本《当代英雄》的德文译本赠送给他，希望他把这部莱蒙托夫的小说翻译成中文。我认为，冯至先生以上回忆极有价值，就建议他写成回忆文章，发表在我们单位出版的《鲁迅研究资料》上。这篇文章题为《笑谈虎尾记犹新》，我至今仍保存着冯至先生这篇文章的手稿。

（下转第二版）